經學通論

自序

經學不明則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無功業表見晚定六經以教萬世尊之者以爲萬世師表自天子以至於士庶莫不誦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敎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於堯舜爲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孟子稱孔子作春秋比禹與周公爲天下一治其明證矣漢初諸儒深識此義以六經爲孔子所作且謂孔子爲漢定道太史公謂言六蓺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經抑黜百家諸不在六蓺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故其時上無異敎下無異學君之詔旨臣之章奏無不先引經義所用之士必取經明行修此漢代人才所以極盛而治法最近古由明經術而實行孔敎之效也後漢以降始有異議不盡以經爲孔子作

易則以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春秋則以凡例爲出周公周禮儀禮皆以爲周公手定詩書二經亦謂孔子無刪定事於是孔子無一書傳世世之尊孔子特名焉而已不知所以爲萬世師表者安在唐時乃尊周公爲先聖降孔子爲先師配享從祀與漢韓勑史晨諸碑所言大異豈非經學不明孔子不尊之過歟近世異說滋多非聖無法至欲以祖龍之一炬施之聖經在

廷儒臣上言尊孔恭奉

諭旨升孔子爲大祀尊崇盛典遠軼百王錫瑞竊以爲尊孔必先明經前編經學歷史以授生徒猶恐語焉不詳學者未能窺治經之門徑更纂經學通論以備參攷大旨以爲一當知經爲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經二當知漢初去古未遠以爲孔子作經說必有據三當知後漢古文說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當知晉宋

以下專信古文尙書毛詩周官左傳而大義微言不彰五當知宋元經學雖衰而不信古文諸書亦有特見六當知國朝經學復盛乾嘉以後治今文者尤能窺見聖經微旨執此六義以治諸經乃知孔子爲萬世師表之尊正以其有萬世不易之經經之大義微言亦甚易明治經者當先去其支離不足辨及其瑣細無大關繫而用漢人存大體玩經文之法勉爲漢時通經致用之才斯不至以博而寡要與迂而無用疑經矣錫瑞思殫炳燭之明用救燔經之禍鑽仰旣竭不知所裁尙冀達者諒其僭愚而匡所不逮則幸甚光緒丁未善化皮錫瑞自序

經學通論

善化皮錫瑞

易

論變易不易皆易之大義

治經者當先知此經之大義以易而論變易不易皆大義所在二者當並行不相悖周易正義第一論易之三名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既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天以爛明日月

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鄭元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蘊邪又云易之門戶邪又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云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錫瑞案孔穎達引證詳明乾鑿度爲說易最古之書鄭君兼通今古文之學其解易之名義皆兼變易

不易之說鄭引易尤切實是易雖有窮變通久之義亦有不易者在斯義也非獨易言之羣經亦多言之而莫著於禮記大傳曰改制度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尊尊也親親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變革即變易也不可變革即不易也董仲舒漢初大儒深得斯旨其對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後人讀之疑其前後矛盾不知董子對策之意全在變法以爲舜繼堯後大治有道故可無爲而治漢繼秦後大亂無道而漢多襲秦舊故謂當變更化不變者道也當變者法也亦即易以變易爲義而有不變者在也今之學者不知窮變通久之義一聞變法羣起而爭反其說者又不知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舉天地君臣父子不可變者

亦欲變之又豈可爲訓乎

論伏羲作易垂教在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

讀易者當先知伏羲爲何畫八卦其畫八卦有何用處正義曰作易所以垂教者卽乾鑿度云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是以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行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度時制宜作爲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此其作易垂教之本意也又坤靈圖曰伏羲氏立九部民易理春秋緯文耀鉤曰伏羲作易名官禮緯含文嘉曰虙者別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

貢獻故曰伏羲也鄭君六藝論曰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以厚君民之別鄭尊以厚君民之別爲說蓋本孔子云君親以尊臣子以順之義陸賈新語道基篇亦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焦循謂讀陸氏之言乃恍然悟伏羲所以設卦之故更推闡其旨曰學易者必先知伏羲未作八卦之前是何世界伏羲作八卦重爲六十四何以能治天下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何奉此卦畫爲萬古修己治人之道孔

子刪書始唐虞治法至唐虞乃備也贊易始伏羲人道自伏羲始定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伏羲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然則君臣自伏羲始定故伏羲爲首出之君前此無夫婦父子即無君臣凡緯書所載天皇地皇人皇九頭五龍攝提合雒等紀無容議矣莊子繕性篇云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按莊子不知易道不知伏羲之功者也飲食男女雖禽獸蟲豸生而即知然牝牡無定偶故有母而無父自伏羲畫八卦而人道定有夫婦乃有父子乃有君臣孔子贊易所以極稱伏羲之功也人道不定天下大亂何以得至一故無伏

義畫卦則無夫婦無父子無君臣而以爲陰陽和靜萬物不傷眞安論矣阮嗣宗通易論云易者何也乃昔之元眞往古之變經也庖犧氏當天地一終值人物憔悴利用不存法制夷昧神明之德不通萬物之情不類於是始作八卦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分陰陽序剛柔積山澤連水火雜而一之變而通之終於未濟六十四卦盡而不窮嗣宗亦莊生之流而論易則稱伏羲之功不拾漆園唾餘然謂利用不存法制夷昧似謂上古本有法制利用至伏羲時晦亂而伏羲氏復之則無稽耳錫瑞案焦氏發明伏羲畫卦之功尤暢畫卦之功首在厚君民之別故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而地天爲泰天地爲否似與此義相反蓋泰之得在天地交否之失在天地不交履以位言泰否以情言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後世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

四語本蔡子暗昧者欲矯其弊遂議盡去上下之分豈知作易垂教所以理人倫而明王道之義乎

論重卦之人當從史遷楊雄班固王充以爲文王

易爲羣經之首讀易當先知作易之人欲知作卦爻辭爲何人又必先知重卦爲何人周易正義第二論重卦之人曰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重卦鄭元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犧矣錫瑞案解經以最初之說爲主史記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傳六世至

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是楊何上距商瞿凡八傳漢初言易皆主楊何太史公父談亦受易於楊何史公言易必用楊何之說周本紀曰西伯蓋卽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日者傳曰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正義謂史遷以爲文王重卦其說甚明且非獨史遷之說爲然也楊子法言問神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問明篇曰文王淵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漢書藝文志曰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効於是重易六爻論衡對作篇曰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演正說篇曰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也是以

爲文王重卦者非獨史遷更有楊雄班固王充故正義以爲史遷等楊雄西漢末人班固王充東漢初人皆與史遷說同鄭元東漢末人已在諸人之後其說以爲神農重卦蓋以取益噬嗑爲據謂伏羲取諸離在八卦之內神農取益噬嗑在六十四卦之內也孔疏亦以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爲伏犧重卦之證案此說亦太泥朱子語類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爲網罟有離之象非覩離而始有此也又云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劚起他卻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沈寓山寓簡曰大傳言蓋取諸益取諸睽凡一十三卦蓋聖人謂耒耜得益弧矢得睽耳非謂先有卦名乃作某器也陳澧曰案繫辭所言取諸者

與考工記輪人取諸圜也取諸易直也取諸急也文義正同輪人意取諸圜非因見圜物而取之也意取易直與急非因見易直與急之物而取之也此三說皆極通可無疑於神農時已有益與噬嗑而不得云文王重卦矣後人猶有疑者皆疑所不當疑羅泌路史餘論曰世以爲文王重卦因楊雄之說而謬之也滿招損謙受益謙與損益益稷之言不自後世佃漁之離謂之小成可也耒耜之益與交易之噬嗑豈小成哉然則不自文王重卦可識矣顧炎武日知錄曰考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卦而重八卦爲六十四卦者不始於文王也錫瑞案羅氏不知滿招損謙受益出僞古文大禹謨不足據益與噬嗑言取諸者朱子辨之已明顧氏不知左氏雜取占書唐啖助已言不可盡信占筮皆

多傅會穆姜說元亨利貞之義全同孔子文言以爲暗合未必穆姜之學與聖人同以爲孔子作文言勦襲穆姜之說尤無是理疑古書取孔子文言傳之穆姜而左氏載之不當反據其文疑重卦不始文王也丁晏孝經徵文云邱明博聞多采孔門精語綴集成文而後儒反疑聖勦取左氏必不然矣據丁氏說可爲左氏傳引聖經之證焦循亦云左氏生孔子贊易之後剌取易義以飾爲周史之言

論連山歸藏

周易正義第三論三代易名曰案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元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元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

普无所不備鄭元雖有此釋更無所據之文先儒因此遂爲文質之義皆煩而无用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其易題周因代以稱周是先儒更不別解唯皇甫謐云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謂之周易以此文王安周字其繫辭之文連山歸藏无以言也周禮太卜疏趙商問今當從此問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爲此說

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注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爲夏瓦兆爲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爲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宓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改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黃帝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云名曰連山似山內出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鄭雖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以義名易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名易爲周

也錫瑞案孔賈二疏不同孔不從鄭以爲代號賈從鄭以爲以義名當以鄭說義名爲是連山歸藏若是代號不應夏殷襲伏羲黃帝之舊且連山歸藏不名易若是代號必下加易字乃可通故鄭皆以義名與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正合鄭以周易爲周普亦以義名蓋本繫辭傳易之爲書也周流六虛孔疏以爲無據非也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不應夏易數倍於殷疑皆出於依託連山劉炫僞作北史明言之歸藏雖出隋唐以前亦非可信爲古書刪定六經始於孔子孔子以前周易與連山歸藏並稱猶魯之春秋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並稱也周易得孔子贊之而傳爲經連山歸藏不得孔子贊之而遂亡猶魯之春秋得孔子修之而傳爲經晉乘楚檮杌不得孔子修之而遂亡也孔子所不贊修者學者可不措意況是僞書何足辨乎連山歸藏之辭絕不見

於古書稱引葢止有占法而無文辭故周易當孔子未贊之前疑亦止有占法而無文辭也

論卦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無明據當爲孔子所作

周易正義第四論卦辭爻辭誰作曰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卦辭爻辭並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四而演易卽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

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預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左傳正義曰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鄭元云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且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演謂爲其辭以演說之易經必是文王作也但易之爻辭有箕子之明夷利貞又云王用亨于岐山又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二者之意皆斥文王

若是文王作經無容自伐其德故先代大儒鄭衆賈逵或以爲卦下之彖辭文王所作爻下之象辭周公所作雖復紛競大久無能決當是非錫瑞案據孔疏之說文王作卦爻辭及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皆無明文可據是非亦莫能決今據西漢古義以斷則二說皆非是以卦辭爲文王作者但據繫辭傳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下有是故履德之基也云云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云云遂以爲文王作卦辭實則履德之基也云云共引九卦正是文王重卦之證則其辭云云當卽六十四卦非必別有卦辭伏羲在未制文字之先八卦止有點畫文王在制文字之後六十四卦必有文字有文字卽是辭不必作卦辭而後爲辭也孔疏云史傳讖緯皆言文王演易今攷之史傳史記但云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云作卦爻辭讖緯云卦道演德者文則演易卽演三百八

十四爻之謂不必爲辭演說乃爲演也其云周公作爻辭者但以箕子岐山東鄰等文不當屬文王說惠棟周易述用趙賓說而小變之以箕子爲其子又據禹貢冀州治梁及岐爾雅梁山晉望也因謂岐山亦冀州之望夏都冀州王用亨于岐山者爲夏王惠氏疏通爻辭可以解鄭賈諸人之疑矣然以爻辭爲文王作止是鄭學之義以爻辭爲周公作亦始於鄭衆賈逵馬融諸人乃東漢古文家異說若西漢今文家說皆不如是史遷楊雄班固王充但云文王重卦未嘗云作卦辭爻辭當以卦爻之辭並屬孔子所作蓋卦爻分畫於羲文而卦爻之辭皆出於孔子如此則與易歷三聖之文不背箕子岐山東鄰西鄰之類自孔子言之亦無妨若以爲文王作爻辭既疑不應豫言以爲周公作爻辭又與易歷三聖不合孔疏以爲父統子業殊屬強辭韓宣適魯單文孤證未可依據

韓宣亦未明說周公作爻辭也或疑左氏傳引筮辭多在孔子之前不得以卦辭爻辭爲始於孔子案古書傳會前已言之困學紀聞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姚鼐以爲畢萬筮仕於晉一條吳起增竄以媚魏者然則懿氏卜妻敬仲云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亦陳氏得政之後人所增竄若是當時實事未必齊人不忌敬仲而更任用之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有爲嬴敗姬姪其從姑死于高梁之占叔孫穆子之生有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之占應驗如神疑皆傳會若是當時實事獻公未必嫁女于秦穆子未必用豎牛爲政左氏傳此等處皆不可據說苑泄冶引易曰君子居其室至可不愼乎泄冶在孔子前不應引繫辭此等明是後人攙入左氏引易亦猶是也

論易至孔子始著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書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敎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文獻通考應氏曰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敎未必盡備六者錫瑞案此亦卦辭爻辭不出於文王周公之一證若卦爻之辭爲文王周公作則當如後世欽定御纂之書頒之學官以敎士子矣而當時造士止有禮樂詩書則以易但有卦爻而無文辭故不可與禮樂詩書並立爲敎當時但以爲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闡明其義理推合於人事於是易道乃著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敎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

有二人蓋易與春秋孔門惟高才弟子乃能傳之於是學士大夫尊信其說或論作易之大旨或說學易之大用或援易以明理或引易以決事而其教遂大明如荀子大略篇曰善爲易者不占此以當時之用易者專爲占卜不知天地消長人事得失無不可以易理推測故云善易不占以挽其失又曰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此本彖傳序卦之旨而引申之非相篇曰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污庸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此爲當日石隱者流如沮溺丈人匿跡銷聲介之推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究非中道大略篇又曰復自道何其咎以爲能變也呂覽務本篇引而申之曰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荀子言變呂覽言動皆取復卦剛反之義呂覽應同篇

曰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闡發經義簡明不支愼大覽篇引易愬愬履虎尾終吉可證今本之誤召類篇引史默說渙羣之義曰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可證注疏以渙爲渙散之非元吉與大吉異元吉以德言大吉以時言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故曰元吉者吉之始亦可證舊解元吉爲大吉之失周末諸子引易具有精義如此史記載蔡澤言亢龍之義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決往而不能自返國策載春申君言狐濡其尾之義始之易終之難皆引易文以決時事其說之精亦可以補周末諸子之遺也

論卦辭爻辭卽是繫辭十翼之說於古無徵

以卦辭爻辭爲孔子作疑無明文可據然亦非盡無據也古以繫

辭即爲卦辭爻辭漢儒說皆如是而今之繫辭上下篇古以爲繫辭傳釋文王肅本有傳字葢古本皆如是宋吳仁傑古周易以爻爲繫辭今攷繫辭有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明是指卦爻辭謂之繫辭若謂繫辭中四處所云繫辭即是今之繫辭孔子不應屢自稱其所著之書又自言其作辭之義且不應自稱聖人葢繫辭即卦辭爻辭乃孔子所作今之繫辭乃繫辭之傳孔子弟子所作繫辭中明有子曰必非出自孔子手筆史記自序引繫辭之文爲易大傳是其明證凡孔子所作謂之經弟子所作謂之傳所云聖人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乃孔子弟子作傳稱孔子爲聖人非孔子作繫辭而稱文王周公爲聖

人也鄭樵六經奥論曰易大傳言繫辭者五皆指爻辭曰繫辭如上繫曰繫辭焉而明吉凶繫辭以斷其吉凶有二曰繫辭焉而命之孔子專指爻辭以爲繫辭今之繫辭乃孔門七十二子傳易於夫子之言爲大傳之文則繫辭者其古傳易之大傳歟鄭樵以繫辭傳爲易大傳正本史記孔疏云經文王周公所作傳孔子所作不知孔子以前不得有經漢書儒林傳云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則已誤以孔子所作爲傳與史記之說大異矣歐陽修不信祥異以繫辭云河作圖洛出書聖人作之爲非孔子之言不知繫辭傳本非孔子之言乃孔子弟子所作以解釋孔子之言者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史公旣以今之繫辭爲易大傳則不以爲孔子所作世家所謂亦必指卦辭爻辭而言繫者屬也繫辭猶云屬辭據史記云伏戲畫

八卦文王重卦爲六十四分爲三百八十四爻而無其辭至孔子乃屬辭以綴其下故謂之繫此其有明文可據而不必疑者也惟孔子世家引說卦頗疑有誤論衡正說篇曰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皇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所說易益一篇蓋說卦也隋書經籍志曰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所謂三篇蓋兼序卦雜卦在內據王充說說卦至宣帝時始出非史公所得見故疑世家說卦二字爲後人攙入者說卦論八卦方位與卦氣圖合疑焦京之徒所爲程迥古易考十二篇闕序雜卦以爲非聖人之言李邦直朱新仲傳選卿皆疑序卦近儒朱彝尊亦然戴震云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

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據此則古今人皆疑說卦三篇而十翼之說於古無徵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又曰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是已分爲十篇尙不名爲十翼孔疏以爲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是十翼出東漢以後未可信據歐陽修謂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自秦漢以來大儒君子不論後人以爲歐陽不應疑經然十翼之說實不知起於何人也

論孔子作卦辭爻辭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

或疑卦辭爻辭爲孔子作彖象文言又孔子作夫彖象文言所以解卦辭爻辭也是豈孔子自作之而自解之歟曰孔子正是自作之而自解之也聖人作易幽贊神明廣大精微人不易喻孔子恐人之不能盡喻也既作卦辭又自作彖以解卦辭既作爻辭又自

作象以解爻辭乾坤爲易之門居各卦之首又特作文言以釋之所謂言之不足故長言之所以開愚蒙導後學也若疑自作自解無此文體獨不觀楊雄之太元乎太元準易而作者也漢書楊雄傳曰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爲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尙不存焉據此是雄作太元恐人以爲曼漶不可知自作十一篇解散其文以示後人正猶孔子作易有卦辭爻辭恐人不知自作彖象文言以示後人也司馬光說元曰易有彖元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易有爻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元有文文解五德幷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據此則太元準易元之贊即易之爻若謂自作不當自解則楊子既作贊矣何必又有測以解贊復有言以解贊乎當時客有難元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

曰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楊子但以文王爲附六爻與法言所說同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則卦爻辭必孔子作雄以孔子作卦爻辭又作彖象文言而自解之故準易作太元亦作首贊以法卦爻辭又作測與文而自解之楊雄太元自作自解人未有疑之者獨疑孔子不應自作自解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高貴鄉公以下多疑彖象不當合經不知彖象與卦爻辭皆孔子一人所作既皆孔子所作則皆當稱爲經並無經傳之分惟繫辭傳當稱傳耳彖象合卦爻辭與不合卦爻辭似可無庸爭辨太元舊本分元之贊辭爲三卷一方爲上二方爲中三方爲下次列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凡十一篇范望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涯因之宋惟幹依易之序以元首準卦辭測準小象文準文言

攡瑩挩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衡準序卦錯準雜卦吳祕因之司馬光從范本諸人紛紛改訂正與改訂易文相似其實一人所作次序先後可以不拘阮孝緒稱太元經九卷雄自作章句是雄且作章句以自解其太元矣何疑於自作自解之不可乎章學誠文史通義以著書自注爲最善謂本班固漢書不知楊雄又在班固之前孔子更在前也

論傳經之人惟易最詳經義之亡惟易最早

孔子刪定六經傳授之人惟易最詳而所傳之義惟易之亡最早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曰自魯商瞿子木受易

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邱賀繇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史漢載商瞿以下傳授名字子弘即子弓嬌疵即橋庇周醜即周豎光羽即孫虞史記以爲子弘傳子庸漢書以爲子庸傳子弓各有所據而小異大同孔門傳易之源流在漢固甚明也史記止於楊何距商瞿八傳漢書下及施孟梁邱距商瞿九傳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是皆言漢初傳經諸人而申公轅固韓嬰伏生高堂生等皆不言其所授蓋史公已不能明惟於易云自魯商

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史公父談受易於楊何故於易之授受獨詳史公能詳易家授受之人豈不能知易經作卦爻辭之人而周本紀但云文王重卦魯世家不云周公作爻辭則文王周公無作卦爻辭之事孔子世家云序彖繫象卽卦爻辭在其中矣史記不及丁寬漢書以爲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孟梁邱又云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據漢書則田何丁寬楊何之學本屬一家傳之施孟梁邱爲易之正傳焦京之學明陰陽術數爲易之別傳乃至於今不特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之易傳數篇無一字存卽施孟梁邱漢立博士授生徒以千萬計今其書亦無有存者轉不如

伏生尚書齊魯韓詩猶可稍窺大旨豈非事理之可怪而經學之大可惜者乎後惟虞翻注易自謂五世傳孟氏易其注見李鼎祚集解稍詳近儒張惠言爲之發明此則孟氏之學支與流裔猶有存者而漢儒易學幸得存什一於千百也

論漢初說易皆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

西漢易學之書雖亡而其說猶有可攷者如淮南子繆稱訓曰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又曰小人在上如寢關暴纊不得須臾安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又曰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於野利涉大川齊俗訓曰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氾論訓曰自古

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道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道而不欲其大也人間訓曰今霜降而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惟有道者能行之泰族訓曰易曰豐其屋部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者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賈誼新書容經曰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爲蜚龍乎春秋篇曰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董子繁露基義篇曰易言履霜堅氷蓋言遜也精華篇曰其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夫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傾也劉向說苑无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又引孔子

曰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法誡篇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夫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又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君術篇曰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黯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矣指武篇曰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列女傳鄒孟母曰易曰在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劉向傳稱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

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又曰於易在豐
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無咎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
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於右肱之所折協於三務之
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又曰讒邪進則衆賢退邪枉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
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
治也又曰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又曰故
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
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又易曰有嘉折
首獲匪其醜言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彭宣傳宣上
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矣宣治易事張禹禹受易
於施讐者也劉向治易校書考易說以爲諸家說皆祖田何楊叔

丁將軍者也淮南王集九師說易者也賈董漢初大儒其說易皆明白正大主義理切人事不言陰陽術數葢得易之正傳田何楊叔之遺猶可考見

論陰陽災變爲易之別傳

經學有正傳有別傳以易而論別傳非獨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氣鄭氏之爻辰皆別傳也又非獨易而已如伏傳五行齊詩五際禮月令明堂陰陽說春秋公羊多言災異皆別傳也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孔子刪定六經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陰陽五行爲宗旨漢藝文志陰陽五行分爲二家其後二家皆竄入儒家此亦有所自來古之王者恐己不能無失德又恐子孫不能無過舉也常假天變以示儆惕禮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易本卜筮之書其掌卜筮者

必陳祥異占驗以左右王古卜筮與史通周官馮相保章司天文者皆屬太史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氏傳采占書雖未必皆當時本文而所載卜筮事皆屬史官占之此古卜筮與史通之明證亦古卜史借天道以儆君之明證後世君尊臣卑儒臣不敢正言匡君於是亦假天道進諫以爲仁義之說人君之所厭聞而祥異之占人君之所敬畏陳言既效遂成一代風氣故漢世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伏傳齊詩公羊春秋皆齊人所傳也孟京非齊學其言易亦主陰陽災變者卜筮占驗本與陰陽災變爲近故後世之言術數者多託於易漢書儒林傳曰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䣛獨傳喜諸儒以此燿之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

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唯京氏爲異黨據班氏說則易家以陰陽災變爲說首改師法不出於田何楊叔丁將軍者始於孟而成於京班氏旣謂二家不同而藝文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似二家實合爲一者蓋又京氏託之孟氏而非孟氏之本然也孟氏得易家書焦延壽得隱士說則當時實有此種學而非其所自創漢志易家有雜災異三十五篇是易家本有專言災異一說而其傳此說者仍是別傳而非正傳漢儒藉此以儆其君揆之易義納約自牖與神道設教之旨皆相脗合可見人臣進諫之苦心亦不背聖人演易之宗旨而究不得爲正傳者孔子說易見於論語者二條一勉無過一戒無恆皆切人事而言戰國諸子及漢初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陰陽災變至孟京出而說始異故雖各有所

授而止得爲易之別傳也困學紀聞京氏易積算法引夫子曰西伯父子研理窮通上下囊括推爻考象配卦世應加乎星宿局於六十四所二十四氣分天地之數定人倫之理驗日月之行尋五行之端災祥進退莫不因茲而兆矣王應麟曰此占候之學決非孔子之言惠棟曰如京說則今占法所謂納甲世應游歸六親六神之說皆始於西伯父子也案西漢以前無以爲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者況納甲世應之說乎此不特非孔子之言並非京氏之說京氏易傳無之乃後人傳會不可信

論孟氏爲京氏所託虞氏傳孟學亦間出道家

孟氏之學以今攷之有與諸家相出入者卦氣出於孟氏而其書不傳其說不詳詳見於京氏書漢書京房傳曰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

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其說亦見於易緯稽覽圖所云卦氣起中孚卦主六日七分大誼略同唐一行卦議引之以爲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漢儒以緯爲孔子作固未必然孔疏以讖緯起自哀平亦不甚合緯書之出最古亦有漢儒傅會者稽覽圖未知與孟京孰爲先後或緯竊孟京抑或孟京竊緯皆不可知漢儒稱讖緯宋人斥讖緯而稱圖書其實皆主陰陽五行如邵子曰卦氣始於中孚蔡西山云康節亦用六日七分是孟京之說不僅漢儒宗之宋儒亦宗之矣然其說有可疑者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離兌坎四卦不在內但主二至二分乾坤爲諸卦之宗何以與諸卦並列似未免削趾適屨强合牽附京氏與孟氏相出入漢書云焦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則卦氣之說或亦焦京所託

非孟氏本旨歟漢書又云孟喜得易家陰陽災變書則卦氣之說或孟氏得易家書本有之歟皆疑莫能明焦循云六日七分即所得陰陽災變託之田生者藝文志章句二篇此乃得之田王孫者今說文釋文中所引即此志又有孟氏京房十一篇六十六篇則所傳卦氣六日七分之學也孟氏今文與費氏古文易判然不合而許愼說文解字敘云易孟氏皆古文也則孟氏亦有古文矣荀爽傳費氏易而言升降虞翻表獻帝云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虞氏言消息旁通與荀言升降相出入則荀氏費易與虞氏孟易相出入矣張惠言易義别錄首列孟氏亦僅能舉說文釋文諸書之異字而不能舉其義張氏以爲學者求田何之書則惟孟氏此文求孟氏之義惟虞氏注說故作虞氏義與消息阮元稱爲孤家專學近之漢學家多宗之而亦有不盡謂然者王

引之謂虞氏以旁通說彖象顯與經違虞氏釋貞以之正違失經義見經義述聞錢大昕論虞仲翔說易之卦有失其義者有自紊其例者見潛研堂荅問陳澧云虞氏易注多不可通所言卦象尤多纖巧見東塾讀書記焦循易圖略雖取虞義亦駁其非張惠言云虞氏雖傳孟學亦斟酌其意不必盡同然則虞氏間有違失而非必盡出於孟矣虞氏引參同契日月爲易又言夢道士飲以三爻則其學雜出於道家故虞氏雖漢易大宗亦有當分別觀之者論鄭荀虞三家之義鄭據禮以證易學者可以推補不必推補爻辰

鄭君用費氏易其注易有爻辰之說蓋本費氏分野一書然鄭所長者不在此鄭學最精者三禮其注易亦據禮以證易義廣大無所不包據禮證易以視陰陽術數實遠勝之鄭注如嫁娶祭祀朝

聘皆合於禮經其餘雖闕而不完後儒能隅反而意補之亦顓家之學也鄭君自序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其成書在絕筆之年晉以後鄭易皆立學南北朝時河北用鄭易江左用王弼易注至隋鄭易漸衰唐定正義易主王弼而鄭易遂亡宋末王應麟始爲蒐輯古書之學輯鄭易注一卷近儒惠棟以爲未備更補正爲三卷丁杰又以爲有誤入者復加釐訂稱爲善本是鄭君之成易注視諸經爲最後鄭君書多亡逸輯易注者視諸書爲最先張惠言亦輯鄭易而加以發明周易鄭荀義敘曰昔者虙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鄭氏贊易實述之至其說經則以卦爻無變動謂之彖辭夫七八者彖九六者變經稱用九用六而辭皆七八名與實不相應非虙犧氏之旨也爻象之區既臨則乃求之於天乾坤六爻上繫二十八宿依氣應宿謂之爻辰若此則三百八

十四爻其象十二而止殆猶濂焉此又未得消息之用也然其列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序正不易之倫經綸創制吉凶損益與詩書禮樂相表裏則諸儒未有能及之也荀氏之說消息以乾升坤降萬物始乎泰終乎否夫陰陽之在天地出入上下故理有易有簡位有進有退道有經有權歸于正而已而荀氏言陽常宜升而不降陰常宜降而不升則姤遯否之義大于既濟也然其推乾坤之本合于一元雲行雨施陰陽和均而天地成位則可謂得易之大義者也虞氏考日月之行以正乾元原七九之氣以定大位運始終之紀以敘六十四卦要變化之居以明吉凶悔吝六爻發揮旁通乾元用九則天下治以則四德蓋與荀同源而閎大遠矣王弼之說多本鄭氏而棄其精微後之學者習聞之則以爲費氏之義如此而已其盈虛消息之爻周流變動之用不詳於繫辭彖象者

概以爲不經若觀鄭荀所傳卦氣十二辰八方之風六位世應爻互卦動莫不彰著劉向有言易家皆祖田何大義略同豈特楊叔丁將軍哉錫瑞案張氏舉鄭荀虞而斟酌其得失皆有心得其於鄭義取其言禮不取其言爻辰與李鼎祚集解采鄭注不采其言爻辰者同一卓識惟以卦氣十二辰之類亦祖田何則未必然孟京以前言易無有主卦氣十二辰之類者不可以後人之說誣前人而以易之別傳爲正傳也焦循曰爻辰自爲鄭氏一家之學非本之乾鑿度亦不必本於月律也然以離九三爲艮爻位値丑丑上値弁星弁星似缶坎上六爻辰在巳蛇之蟠屈似徽纆臨卦斗臨丑爲殷之正月以見周改殷正之數謬悠非經義至以焚如爲不孝之刑女壯爲一女當五男尤非聖人之義也余於爻辰無取焉爾

論費氏易傳於馬鄭荀王而其說不同王弼以十篇說經頗得費氏之旨

漢易立博士者四家施孟梁邱京氏並今文說而皆亡佚後世所傳者費氏古文易也而今之易又非古文葢爲後人變改幾盡說文間載古文許愼以爲孟氏釋文所載經文異字惟易獨多然則漢時傳易者尤爲雜而多端未知田何楊叔丁將軍之傳本究如何也漢書儒林傳曰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後漢書儒林傳曰東萊費直能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元元爲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錫瑞案費氏之易不知所自來考其年當在成哀閒出孟京

後王璜卽王横與王莽同時爲費氏一傳弟子則必在西漢之末矣費氏無章句故藝文志不載釋文有費直章句四卷當屬後人依託費氏專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與丁將軍訓故舉大誼略同似爲易之正傳而漢不立學者漢立學皆今文而費氏傳古文漢人重師授而費氏無師授故范升曰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則東漢初有欲立費易者而卒不立陳元傳費易或卽欲立費易之人正與范升反對者也陳元鄭衆馬融易學不傳鄭荀二家稍傳其略王弼亦傳費易而其說各異費氏亡章句止有文字東漢人重古文葢但據其本文而說解各從其意此鄭荀王所以各異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此馬鄭所以皆用費氏釋文以爲費易人無傳者是不知馬鄭王之易卽費易也王弼盡埽象數而獨標卦爻承應之義葢本

費氏之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後儒多議其空疏陳澧獨取之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眞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已備故輔嗣不復爲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也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時舍也皆未釋見字田字故皆爲之注而又不可以意而說也文言曰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潛爲未見則見爲出潛矣潛爲隱則見爲離隱矣故輔嗣云出潛離隱據彼以解此也繫辭傳曰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是五與上爲天三與四爲人初與二爲地初爲地下二爲地上故輔嗣云處於地上也此眞以十篇解說經文者若全經之法皆如是則誠獨冠古今矣

論王弼多淸言而能一掃術數瑕瑜不掩是其定評

王弼易注孔疏以爲獨冠古今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易傳中不論象不論卦變皆用弼說王應麟謂輔嗣之注學者不可忽也困學紀聞錄王注二十三條何焯云程傳中所取輔嗣之義正多厚齋則但就其格言錄之陳澧謂厚齋所錄非但尚易之辭并尚輔嗣之辭矣此孫盛所謂麗辭溢目者也然所錄如大有六五注云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頤初九注云安身莫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造語雖精然似自作子書不似經注矣又如乾九三注云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灾厚齋所云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頗似摹擬輔嗣語也朱子云漢儒解經依經演釋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輔嗣所爲格言是其學有心得然失漢儒注經之體乃其病也錫瑞案程子之取王弼者以其說多

近理朱子之不取晉人者以其文太求工言非一端義各有當陳澧謂其所爲格言學有心得予謂弼之所學得於老氏者深而得於易者淺魏晉人尙清言常以老易並舉見於史者多云某人善說老易是其時之所謂易學不過藉爲談說之助且與老氏幷爲一談王弼嘗注老子世稱其善其注易亦雜老氏之旨雖名詞儁句耐人尋味實即當時所謂清言南朝好元理重文詞故爲之書盛行北人尙樸學易主鄭元不主王弼自隋以後北學幷入南學唐人以爲獨冠古今於是易專主王弼注及晉韓康伯之補注矣宋元嘉時王鄭兩立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而太平御覽引顏延之庭誥曰馬陸得其象數而失其成理荀王舉其正宗而略其象數則延之雖以王弼爲正宗亦疑其於象數太略也孔子之易重在明義理切人事漢末易道猥雜卦氣爻辰納甲飛伏世應之

說紛然並作弼乘其敝埽而空之頗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以清言說經雜以道家之學漢人樸實說經之體至此一變宋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可爲定論范武子謂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則詆之太過矣弼注之所以可取者在不取術數而明義理其所以可議者在不切人事而雜元虛　四庫提要曰弼之說易源出費直直易今不可見然荀爽易即費氏學李鼎祚書尙頗載其遺說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剛柔已與弼注略近但弼全廢象數又變本加厲耳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與康伯深爲有功祖尙虛無使易竟入於老莊者弼與康伯亦不能無過瑕瑜不掩是其定評諸儒偏好偏惡皆門戶之見不足據也

論以傳附經始於費直不始於王弼亦非本於鄭君

古本易經與今不同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謂古經始變

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顧炎武謂此據孔氏正義謂連合經傳
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
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
近儒姚配中說尤詳晰曰經傳之合始自費直魏志高貴鄉公紀
帝問曰孔子作彖象鄭氏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
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氏合
彖象於經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據此則經傳之合始自鄭矣然
案儒林傳云費直治易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
言解說上下經以傳解經則必以傳合經經傳之連實當始自費
非始自鄭也而高貴鄉公淳于俊並云鄭者葢費氏亡章句徒以
傳解經則傳卽爲其章句注者因費氏之本旣注經卽還注傳而
合傳於經之名遂獨歸注之者矣且直以古字號古文易劉向以

中古文易校諸家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費氏經旣與中古文同而又亡章句非合傳於經則傳其書者直云傳古文可耳烏得以直旣無章句又無異文而乃獨以其學歸之費氏耶尚書有今古文之學此其可證者也後漢書儒林傳云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案馬融注周禮尚欲省學者兩讀其爲易傳當亦必仍費氏之舊高貴鄉公不言馬融獨言鄭連之者時方講鄭學據鄭言也葢唯費無章句以傳解經傳其學者不過用其本耳是以注家言人人殊而俱曰傳費氏易極至王弼之虛言亦稱爲費氏之學此其明驗也錫瑞案姚氏此說可爲定論其謂傳費氏學者不過用其本是以注家言人人殊尤可以見漢時傳古文者之通例非特周易一經卽如尚書傳古文者衞賈馬鄭皆用杜林本而鄭不同於馬馬亦未必同於衞賈正與鄭荀王皆傳費氏易

而言人人殊者相似漢時傳今文者有師授有家法傳古文者無師授無家法其崇尙古文者以古文之本爲是今文之本爲非如易則云諸家脫无咎悔亡書則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故好古者以古文經相矜炫而相傳爲祕本然古文但有傳本而無師說當時儒者若但以古文正今文之誤而師說仍用今文博士所傳則無鄉壁虛造之譏亦無多歧亡羊之患漢之經學雖至今存可也乃諸儒名爲慕古實則喜新傳本雖用古文而解經各以意說以致異議紛雜言人人殊學者苦其繁而無由折衷以致漢末一亂而同歸於盡不得謂非諸儒之咎矣易經皆孔子作彖象文言亦當稱經惟今之繫辭傳可稱傳耳據高貴鄉公言則當時已誤以卦爻辭爲經彖象文言爲傳矣

論宋人圖書之學亦出於漢人而不足據

漢人有圖書之學宋人亦有圖書之學宋人之圖書亦出於漢人之圖書公羊疏曰六藝論言六藝者圖所生也春秋言依百二十國史何荅曰王者依圖書行事史官錄其行事言出圖書豈相妨奪欲正變曰百二十國史仍是圖書古太史書雜處取易于河圖則河圖餘九篇取洪範于洛書則洛書餘六篇皆圖書也錫瑞案漢時圖書卽是讖緯讖緯篇多以圖名則當時書中必有圖韓勑禮器碑云秦項作亂不尊圖書此碑多引緯書其稱圖書必是讖緯易緯亦或以圖名篇卦氣出稽覽圖則所云坎離震兌爲四正卦餘六十卦每月五卦卦六日七分當日必有圖以明之是讖緯卽圖書之明證宋人圖書之學出於陳摶摶得道家之圖刱爲太極河洛先天後天之說宋人之言易學者多宗之周子稍變而轉易之爲太極圖說宋人之言道學者多宗之邵子精於　書皇

極經世書亦爲學者所宗程子與邵同時又屬懿戚不肯從受數學其著易傳專言理不言數荅張閎中書云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故程子於易頗推王弼然其說理非弼所及且不雜以老氏之旨尤爲純正顧炎武謂見易說數十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以其說理爲最精也朱子作本義以補程傳謂程言理而未言數乃於篇首冠以九圖又作易學啟蒙發明圖書之義同時袁樞薛季宣已有異論考朱史儒林傳易學啟蒙朱子本屬蔡元定創稾非所自撰晦菴大全集中載荅劉君房書啟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蓍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河圖洛書亦不免尙有剩語至於本義卷首九圖王懋竑白田雜著以文集語類鉤稽參考多相矛盾信其爲門人所依附則九圖亦非朱子所自列也朱子嘗疑龍圖是僞書以康節之學爲易卦別傳持論至確

特疑程子易傳不言象數以致後來有九圖之附益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即及先天後天惟元陳應潤作爻變義蘊始指先天諸圖爲道家借易理以爲修煉之術吳澄歸有光亦不信圖書　國朝毛奇齡作圖書原舛篇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黃宗炎作圖書辨惑爭之尤力胡渭易圖明辨引據舊文足箝依托之口張惠言易圖條辨駁詰精審足箴先儒之失今且不必深論但以圖書二字詁之圖今所謂畫也書今所謂字也是圖但有點畫而書必有文字漢人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劉歆謂初一曰五行以下二十八字即是洛書其說尚爲近理宋人所傳河洛皆黑白點子但可云河圖洛圖何云河圖洛書此百喙所不能解者

論先天圖不可信朱子荅袁機仲書乃未定之說

宋人圖書之學近儒已摧陷廓清學者可勿道矣而朱子之說猶

有不得不辨者荅袁機仲書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本義

圖說曰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卽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說也錫瑞案朱子此說與經學大有關礙六經皆出孔子故漢初人以爲文王但重卦而無辭卦辭爻辭皆孔子作其後乃謂文王作卦爻辭又謂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疏遂以文王周公作者爲經孔子作者爲傳則已昧於經傳之別而奪孔子之制作以歸之文王周公矣然易歷三聖道原一揆猶未始歧而二之也自宋陳邵之圖書出乃有伏羲之易與文王之易孔子之易分而爲三朱子此說更增以天地自然之易判而爲四謂不可便以孔子之易爲文王之說又謂不可誤認文王所演之易爲伏羲始畫之易則是學易者於

孔子之明義理切人事者可以姑置勿論必先索之杳冥之際混沌之初即使眞爲上古之傳亦無禆於聖經之學矧其所謂伏羲之書非伏羲也乃陳邵之書也且非儒家之言乃道家之旨也夫以道家之旨解易固不始於宋人虞翻明引參同契是道家之旨也王弼以老氏注易亦道家之旨也然二人但以道家之旨雜於儒家之中宋人乃以道家之書加乎孔子之上以圖書之學說易亦不始於宋人卦氣爻辰出於讖緯亦圖書之學也然漢人以讖緯爲孔子所作說雖近誣尚不失爲尊聖宋人乃以羲文列孔子之上說尤近誣而聖更不尊矣學如孔子亦云至矣不當更求之於孔子之上時代如孔子亦云古矣不當更推之於孔子之前世去孔子一二千年聖學之僅存不過什一千百乃於其僅存者視爲未足必遠求之荒渺無徵飾僞欺人迭相祖述怪圖滿紙迷誤後

學王鳴盛謂宋儒以虞廷十六字爲三聖傳心此風俗通所云鮑君神之類予謂先天諸圖乃眞鮑君神之類也朱子語類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葢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則朱子非不知先天圖不可信荅袁機仲葢未定之說不可不辨

論胡渭之辨甚確若知易皆孔子所作更不待辨而明

胡渭易圖明辨辨本義之說曰按本義卷首列九圖於前而總爲之說所謂天地自然之易河圖洛書也伏羲之易先天八卦及六十四卦次序方位也文王之易後天八卦次序方位及六十四卦之卦變也是皆著爲圖者伏羲有畫而無辭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子作十翼皆遞相發揮以盡其義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辭者所以明象數之難明者也而朱子顧以爲三聖人之易專言義理而象數闕焉是何說與且易之所謂象數蓍卦焉而已卦主象蓍

主數二體六畫剛柔雜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營成易者數也經文粲然不待圖而明若朱子所列九圖乃希夷康節劉牧之象數非易之所謂象數也三聖人之言胡為而及此乎伏羲之世書契未興故有畫而無辭延及中古情僞漸啟憂患滋多故文王繫彖以發明伏羲未盡之意周公又繫爻以發明文王未盡之辭一脈相承若合符節至於孔子紹聞知之統集羣聖之大成論者以為生民所未有使伏羲文王周公之意而孔子有所不知何以為孔子既已知之而別自為說以求異於伏羲文王周公非述而不作之旨也然則伏羲之象得辭而益彰縱令深玩圖書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豈百家眾技之說所得而竄入其中哉九圖雖妙聽其為易外別傳勿以冠經首可也錫瑞案胡氏之辨甚明以九圖為易外別傳尤確特猶誤沿前人之說以

爲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十翼故但以爲孔子之說不異文王周公之意不知卦爻辭亦孔子之說也自東漢後儒者誤疑繫辭傳云蓋取諸益與噬嗑以爲神農時已有重卦則重卦當屬神農重卦既爲神農則文王演易必當有辭遂疑卦辭爻辭爲文王作其後又疑文王作爻辭不應有岐山箕子東鄰諸文遂又疑爻辭爲周公作重忧𧦝謬悍然以文王周公加孔子之上與六經皆孔子作之旨不合矣宋之陳邵更加伏羲此猶許行並耕上託神農老莊無爲高談皇古乃昌黎所謂惟怪之欲聞者宋儒之學過求高深非但漢唐注疏視爲淺近孔孟遺經亦疑平易故其解經多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有入於二氏而不覺者其說易以孔子之易爲未足而務求之道家亦猶其解各經疑孔子之言爲未至而間雜以二氏也宋時一代風尙如此故陳邵圖書盛行以朱

子之明猶無定見而爲所惑元明以其書取士學者不究本義而先觀九圖遂使易學沈霾數百年　國初諸儒辨之而始熄若知易皆孔子所作不待辨而明矣

論黃宗羲論易取王注與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極平允近人復理焦京之緒又生一障

黃宗羲象數論序曰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集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夫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

幾潦水盡而寒潭淸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註倘當
而無浮義何曾籠絡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淸之功
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
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
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
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
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
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
爲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
編三絕者須求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仍如焦京之時
矣晦翁曰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
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甚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

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錫瑞案黃氏此說但取王弼注與程傳之說理者而尤推重程傳漢之焦京宋之陳邵皆所不取說甚平允焦京之易出陰陽家之占驗雖應在事後非學易之大義陳邵之易出道家之修鍊雖數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雖自成一家之學而於聖人之易實是別傳而非正傳俞琰曰先天圖雖易道之緒餘亦君子養生之切務又曰丹家之說非出於易不過依倣而託之者初非易之本義因作易外別傳以明之俞氏深於丹家明言陳邵之圖爲易外別傳乃彼道家自認不諱吾儒家猶據以說易斯可謂大惑矣近世學者於陳邵之圖闢之不遺餘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說是去一障又生一障易若如黃氏言盡去其障之尤善乎惟焦循易

圖晷徧斥納甲納音卦氣爻辰之失曰納甲卦氣皆易之外道趙宋儒者闢卦氣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復理納甲卦氣之說不亦唯之與阿哉

論近人說易張惠言爲顓門焦循爲通學學者當先觀二家之書四庫提要易類曰聖人覺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詩寓於風謠禮寓於節文尚書春秋寓於史而易則寓於卜筮故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傳所記諸占蓋猶太卜之遺法漢儒言象數去古未遠也一變而爲京焦入於禨祥再變而爲陳邵務窮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日啓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又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爲說而好異

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則多戒占者聖人之情見乎詞矣其餘皆易之一端非其本也今參校諸家以因象立教者爲宗而其他易外別傳者亦兼收以盡其變又惠棟易漢學提要曰漢學之有孟京亦猶宋學之有陳邵均所謂易卦別傳也錫瑞案以孟京陳邵均爲易外別傳至明至公孟京卽所謂天文算術陳邵卽所謂方外爐火也漢之孟京宋之陳邵既經辭闢學者可以勿道　國朝二黃毛胡之闢宋學可謂精矣圖書之學今已無人信之者則亦可以勿論惠棟爲東南漢學大宗然生當漢學初興之時多采掇而少會通猶未能成一家之言其易漢學采及龍虎經正是方外爐火之說故提要謂其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則惠氏書亦可從緩近儒說易惟焦循張惠言最善其成書稍後　四庫未收故提要亦

未及稱許實皆學易者所宜急治焦氏說易獨闢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漢儒之長而去其短易通釋六通四闢皆有據依易圖略復演之爲圖而於孟氏之卦氣京氏之納甲鄭氏之爻辰皆駁正之以示後學易章句簡明切當亦與虞氏爲近學者先玩章句再攻之通釋圖略則於易有從入之徑無望洋之歎矣張氏著周易虞氏義復有虞氏消息虞氏易禮易事易言易候篤守家法用功至深漢學顓門存此一綫治顓門者當治張氏之書以窺漢易之旨若欲先明義理當觀王注而折衷於程傳亦不失爲易之正傳

論象數已具於易求象數者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更不當求數於易之先

王注程傳說易主理固不失爲易之正傳而有不盡滿人意者則

以王注言理不言象程傳言理不言數也易本卜筮之書伏羲畫卦文王重卦皆有畫而無辭其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當時必有口說流傳卜人筮人世守其業傳其大義以用於卜筮學士大夫毖有通其說者但以爲卜筮之書而已至孔子乃於卦爻各繫以辭又作彖象文言以解其義而易本爲卜筮之用不得專以空言說之孔子欲借卜筮以教人不能不借象數以明義若但空言說理孔子自可別撰一書何必託之於周易乎平心論之說易不可盡埽象數亦不可過求之象數象數已具於易易之言象詳於說卦乾爲馬坤爲牛及乾爲天坤爲地之類是也易之言數詳於繫辭傳天一地二天數五地數五之類是也易之言象已具則不當求象於易之外易之言數已具則不當求數於易之先所謂不當求象於易之外者顧炎武日知錄曰夫子作傳傳中更

無別象荀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爲震巽同氣相求爲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爲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爲龍風從虎則曰坤爲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案漢人於說卦言象之外別有逸象又有出於逸象之外者穿鑿誠如顧氏所譏故王弼盡埽其說易略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而或者定馬於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僞說滋蔓難可紀矣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王氏駁諸家說極明快而其注有偏矯太過者如渙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據孔疏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爲乘木水上涉川之象坎水巽木明見於易而王注云乘木卽涉難也並明見易象者亦不取故人譏其蹈虛李鼎祚集解序曰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

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李氏葢以王不取象而多空言故欲刊其野文而補以逸象然康成注易不用逸象正是謹嚴又何必補是王矯漢儒之失太過李矯王氏之失又太過也所謂不當求數於易之先者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是包羲作八卦並非專取圖書況圖書自古不傳秦不焚易無獨焚其圖書之理何以漢儒皆不曾見乃獨存於道家自宋陳摶創說於前邵子昌言於後其傳之者或以河圖爲九洛書爲十或以河圖爲十洛書爲九說又互異而皆有圖無書程子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尙非儒者之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已故程傳

言理不言數朱子曰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朱子以程傳不合本義故作本義以補程傳而必兼言數既知龍圖是僞書又使蔡季通入蜀求眞圖既知邵子是易外別傳又使蔡季通作啟蒙以九圖冠本義之首未免添蛇足而糞佛頭且曰有伏羲之易是求數於作易之始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是並求數於未作易之前也皆未免賢知之過也

論焦循易學深於王弼故論王弼得失極允

焦循論王弼極允周易補疏敘曰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塾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荄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

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示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眾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廝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粲族兄凱爲劉表女壻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誅使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即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源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雖參以已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尚未遠於馬鄭諸儒特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儁卓出蓋有見於說

易者支離傅會思去僞以得其眞而力不能逮故知卦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用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因本爻辰之在巳解文柔文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眞識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顢頇於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長旣偏執於扶陽貴少貴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徇童稚之藐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彖於損亦通諸剝道聽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糠粃譏刺者莫探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屛之不論不議也錫瑞案焦氏易學深於王弼故能攷其得失弼注箕子之

明夷曰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焦氏補疏曰古字箕卽其子迺滋滋通茲王氏讀箕子爲其茲以茲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焦氏易章句曰箕古其字與中孚其子和之同義以其子解箕子與王氏意略同其以假借說易亦與王注讀彭爲旁借雍爲甕相合故有取於王注而特爲之補疏也

論焦循以假借說易本於韓詩發前人所未發

焦循以假借說易獨闢畦町其易話韓氏易一條引韓詩外傳云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疾據賢人者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以困于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于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

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也以疾據賢人解據于蒺藜則借蒺爲疾由此可悟易辭之比例漢書儒林傳稱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於此可見其一端余於其以疾解蒺悟得經文以假借爲引申如借祇爲底借豚爲遯借豹爲約借鮒爲附借鶴爲隺借羊爲祥借秩爲夬皆韓氏有以益我也又周易用假借論曰近者學易十許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礿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礿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礿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兒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葢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即通其義如天之爲顚日之爲實春之爲蠢秋之爲愁獄

之爲牣岱之爲代犨之爲稷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卯之爲冒辰之爲振仁之爲人義之爲我禮之爲體富之爲福銘之爲名及之爲汲葬之爲喪栗之爲慄蜘蛛之爲踟躕汍瀾之爲丸蘭無不以聲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聲卽知其實用其物卽思其義欲其夷平也則以雉名官欲其糾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幽文其直以隱蘊其顯其用本至精而至神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切要矣是故柏人之過警於迫人秭歸之地原於秭歸髮忽蒜而知算盡履霜卯而識陰謀卽楊之通於揚姊之通於秭也梁簡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曰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亘自愧宣秉石崇紀信張亘卽箕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偸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携詩藁本是吳吟蕩槳郎伏神防風藁

本卽蒺藜蒐陸之借也溫庭筠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郞長行莫圍棋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囑借圍棋爲違期卽借蚌爲邦借鮒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男之行女之思卽高尚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爲拇合坎弓艮瓜而爲弧卽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蒺藜爲遲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

論假借說易並非穿鑿學者當援例推補

焦循與朱椒堂兵部書曰易之道大抵敎人改過卽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卽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於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而卦畫之所之其比例者

同有似九數其辭則指其所之亦如句股割圜用甲乙丙丁子丑等字指其變動之跡吉凶利害視乎爻之所之泥乎辭以求之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義以索算數也惟其中引申發明其辭之同有顯而明者如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小畜同先甲三日先庚三日蠱與巽同其冥升冥豫敦復敦艮敦臨同人于郊需于郊之類多不勝指數又多用六書之轉注假借轉注如冥即迷顯即壑喜即樂假借如借繻為需說文借蒺為疾韓詩外傳借豚為遯黃款說借祀為巳虞翻推之鶴即隺辭即牽羊之羊蘇即即鹿之鹿納即納約之約拔即寡髮之髮眛即歸妹之妹胏即德積之積沛即朱紱之紱彼此訓釋實為兩漢經師之祖其聲音相借亦與三代金石文字相孚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畫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足以知彖辭爻辭十翼之義錫瑞案焦氏自明說易之旨其比例通於九數其假借轉注本於六書而說假借之法尤

精可謂四通六闢學者能推隅反之義例爲觸類之引申凡難通者無不可通不至如何平叔之不解易中七事矣或疑假借說易近於傅會不知卦名每含數義不得專執一義以解專以本義解之爻辭多不可通如革卦之義爲改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則借爲皮革據說文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故假借爲改革是皮革爲革字本義也六五大人虎變上六君子豹變亦取象於虎豹之皮而取義於皮革之革禮記玉藻君羔幦虎犆故曰大人虎變大夫士鹿幦豹犆故曰君子豹變君稱大人大夫士稱君子云小人革面者葢庶人役車其幦以犬羊之鞟爲之無虎犆豹犆故曰革面若以革面爲改頭換面古無此文法岀易之取象必有其物有其事無虛文設言者如賁卦之義爲賁飾初九賁其趾趾乃足趾王注云飾其趾世豈有文飾其足趾者正所謂飾粉黛於胸臆綴

金翠於足趾矣賁當假爲僨取僨車之傳鄭伯之車僨於濟賁其趾謂僨車傷其足故舍車而徒賁其須須乃須髯孔疏云似賁飾其須世豈有文飾其須有如湘東王子方諸踞飽泉腹以五色絲辮其髯矣賁當謂須髯斑白也凡此等皆專執一義必不可通者必以假借之義通之而後怡然理順渙然冰釋學者試平心靜氣以審之當信其必非傅會矣

論易說多依託不當崇信僞書

困學紀聞云經說多依託易爲甚子夏傳張弧作也關子明傳阮逸作也麻衣正易戴師愈作也錫瑞案關子明傳麻衣正易朱子荅李壽翁明言兩書皆是僞書關子明易是阮逸僞作陳無己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師愈作今兩書已罕見稱述惟子夏易傳見隋唐志劉知幾辨其僞晁以道以爲唐張弧作朱彝

尊經義考證以陸德明李鼎祚王應麟所引皆今本所無不但非子夏書並非張弧書或以爲漢杜子夏作又或以爲韓嬰丁寬皆傳會無據不足辨而論易之僞託尚不止此數書如連山歸藏漢志不載歸藏或以爲晉薛正所得或以爲唐長孫無忌所得連山隋劉炫作鄭樵信以爲眞不知連山歸藏與易無關非由孔子所定其眞其僞皆可不論先天後天之圖漢以來所未見宋陳摶始創爲龍圖朱子以龍圖爲僞更求眞圖不知此皆道家修煉之圖與易無關非由孔子所定其眞其僞更可不論高明好奇之士不知經皆孔子手定凡出於孔子之後者不得爲經即出於孔子之前者亦不得爲經聖人則河圖洛書繫辭傳明言之然聖人既則圖書而作易學者但求之於易不必求之圖書猶春秋本魯之春秋孟子亦明言之然聖人既據魯史而作春秋學者但求之春秋

不必求之魯史莊子云筌者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蹏者所以得兎得兎而忘蹏河圖洛書與魯春秋正莊子筌蹏之類也後儒不明此旨惜圖書不可見惜未修春秋不可見不思孔子之經且未能明何暇求之孔子之前求之不得或且以僞應之如連山歸藏河洛之圖皆無益於經而反汩經義豈非高明好奇之過哉漢郊祀志劉向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今見大戴禮本命篇而子政以爲易大傳與史記引繫辭爲易大傳正同又經解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今見易緯而引爲易經則漢以前傳本或與今本不同今本以彖象雜經文序卦雜卦益出東漢以後十翼之說亦出鄭學之徒宋人訂古周易欲復聖經之舊其意未始不善然但知經出羲文不當以孔子所作之傳雜之而不知經實出孔子不當以弟子所作之傳雜之也

論易爲卜筮作實爲義理作孔子作卦爻辭純以理言實卽羲文本意

朱子曰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伏羲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文王周公之易爻辭如籤辭孔子之易純以理言已非羲文本意某解易只是用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周漁駁之曰然則孔子當日何用三絕韋編而所稱加年無大過者豈終日把定一束蓍草耶錫瑞案朱子以易爲卜筮作非爲義理作其說大誤然其誤亦有所自來伏羲畫卦雖有占而無文而亦寓有義理在內繫辭傳謂包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謂通神明類萬物者必有義理口授相傳焦循曰伏羲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其旁通行動之法當時必口授指示久而不傳文王周公以辭明之卽明其當日口授指示者也學者舍其辭

但觀其卦則此三百八十四畫遂成一板而不靈之物如棊有車馬礮卒士相帥將按圖排之必求之於譜乃知行動之法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若舍去譜而徒排所謂車馬礮卒士相帥將不敢動移一步又何用乎其爲棊也六十四卦車馬礮卒士相帥將也文王周公孔子之辭譜也不於辭中求其行動之用是知有棊而不知有譜者也焦氏之說極通惜猶拘於舊說以爲伏羲重卦文王周公作卦爻辭若更定之於重爲六十四上加文王二字文王周公以辭明之改爲孔子以辭明之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去文王周公四字則更合矣而據其說可知伏羲作易垂教當時所以正人倫盡物性者皆在八卦之內意必有義說寓於卜筮必非專爲卜筮而作文王重卦其說加詳卜人筮人口授相傳以其未有文辭故樂正不以教士然其中必有義理不可誣也或疑止有畫而

無辭何得有義理在內既有義理則必著爲文辭是又不然左氏雜采占書其占不稱周易者當是夏殷之易而亦未嘗不具義理若無義理但有占法何能使人信用觀夏殷之易如是可知伏羲文王之易亦如是矣周衰而卜筮失官益失其義專言禍福流爲巫史左氏所載焦循嘗一一辨其得失曰易至春秋淆亂於術士之口謬悠荒誕不足以解聖經孔子所以韋編三絕而翼贊之也昭七年傳一條以靈公名元直以元亨之元爲靈公之名此與陽虎占泰之需以帝乙爲宋之祖同一因文生意有如市俗神籤妖讖去古筮法遠矣據此是孔子見當時之人惑於吉凶禍福而卜筮之史加以穿鑿傅會故演易繫辭明義理切人事借卜筮以教後人所謂以神道設教其所發明者實卽羲文之義理而非別有義理亦非羲文並無義理至孔子始言義理也當卽朱子之言而

小變之曰易爲卜筮作實爲義理作伏羲文王之易有占而無文與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孔子加卦爻辭如籤辭純以理言實即義文本意則其說分明無誤矣

論說易之書最多可取者少

四庫全書經部惟易經爲最多提要別擇之亦最嚴存目之外又別出於術數不欲以溷經也易義無所不包又本卜筮之書一切術數皆可依託或得易之一端而要不足以盡易雖云密合亦屬強附如京房卦氣原出歷數唐一行言歷引孟喜卦氣楊雄太元推木渾天其數雖似巧合於易實是引易以強合其數孔子作易當時並不知有漢歷謂孔子據漢歷作易斷斷乎不然也陳摶龍圖本是丹術邵子衍數亦原道家其數雖似巧合於易實是引易以強合其數孔子作易當時亦不知有道書謂孔子據道書作易斷斷乎不然

也此兩家準之孔子作易之旨旣皆不然則其學雖各成一家皆無關於大義漢學誤於讖緯宋學亂於圖書當時矜爲祕傳後儒不得不加論辨今辨之己晰人皆知其不關大義學者可以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其餘一切術數風角壬遁實有徵驗丹鼎爐火亦足養生其書亦或假易爲名要不盡符於易之理參同契見引於虞氏而專言坎離之旨已與易重乾坤不同陰陽五行蓍龜雜占漢書藝文志別出之於後未嘗以溷於易誠以先聖大義非可以九流衆技參之卽蓍龜十五家實爲卜筮之書而但言占法不言義理亦不得與易十三家並列於前古人別擇之嚴如此所以尊經而重道也又況後世臆造委巷不經之書乎漢人之書自太元參同契以外今皆亡佚所傳術數多出唐宋以後提要旣別出於後不入易部學者更可不必誦習亦不必再加論辨矣

存目諸書取資甚尟卽收入經部者亦多節取其長蓋漢儒之書不傳自宋至今能治專家之學如張惠言通全經之學如焦循者實不多覯故後之學易者必自此二家始

論漢人古義多不傳漢碑可以引證

漢人易義傳世甚尟惟鄭荀虞稍存崖略而三家皆生於漢末距魏王弼時代不遠其前通行之本出於施孟梁邱京氏者皆不可攷今惟漢碑引易爲當時通行之本姑舉數條證之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易建八卦揆肴毄辭隸釋云碑以肴爲爻毄卽繫字案碑云建卦揆爻乃云繫辭此以卦辭爻辭卽是繫辭之證所謂繫辭非今之所謂繫辭也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碑以演易繫辭屬孔子說則亦必以繫辭爲卦爻辭非今之所謂繫辭也今繫辭傳曰昔者聖人

之作易也幽贊乎神明而生蓍碑以幽讚神明屬孔子說則亦必以聖人作易屬之孔子此二碑皆漢人遺說以卦爻辭爲繫辭爲孔子作之明證也若其字句與今不同而與古說合者如蔡邕處士圂叔則碑云童蒙來求與釋文一本作來求我合足證今本之誤脫又云彪之用文及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蒙昧以彪胡廣徵士法高卿碑云彪童蒙與釋文鄭曰包當作彪彪文也合足證鄭義之有本衞尉卿衡方碑云恩隆乾太威肅剥川川即坤則太亦即泰與說文𠅯古文泰合足證漢易之古文元儒先生婁壽碑云不可營以祿堂邑令費鳳碑云不營榮祿遐韶老子銘云祿執弗營與虞氏易作營合足證營訓營惑而孔疏訓爲榮華之非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暉光日新與釋文鄭以日新絕句合足證王注以輝光日新其德爲句之非博陵太守孔彪碑云拼馬蠲害與

釋文子夏作拼合足證唐開成後定作拯字之非太尉橋公廟碑云亦用齊斧與釋文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合足證今作資斧之非安平相孫根碑云厥先出自有殷元商之系子湯之苗至于東叩大壬戕仁聖武定周封干之墓隸釋引班孟堅幽通賦云東从麾而殲仁注云从古鄰字謂紂也仁即三仁也碑中之語蓋出於此則是以叩爲从以戕爲殲或爲戕也與坊記引易此文鄭注曰東鄰謂紂孔疏易與左傳云說者皆云東鄰謂紂合足證王注孔疏撥棄古義不解東鄰之非李鼎祚周易集解集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侯果蜀才翟元韓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餘家釋文云張璠易集解二十二家鍾會向秀庾運應貞荀煇張輝王宏阮咸阮渾楊乂王濟衞瓘欒肇鄒

湛杜育楊瓚張軌宣舒邢融裴藻許適楊藻釋文所引諸家於二集解之外又有董遇黃穎尹濤三人張璠書今不傳但傳釋文與李鼎祚書漢人易說亦不多漢碑可以補其缺也

論筮易之法今人以錢代蓍亦古法之遺

聖人因卜筮而作易乃神道設敎之意漢藝文志曰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劉歆移博士書曰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是易以筮卜而幸存史記漢書載漢初經師之傳惟易最詳蓋以此也乃至漢後而漢初說易之書無一存者易卜之法亦失其傳聖人之經幸存於秦火之餘而經義卜法盡亡於漢代之後此事理之不可解者漢藝文志著龜十五家龜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卷凡五家蓍止有蓍書二十八卷一家蓋重龜而輕蓍古大事用卜小事

用筮左氏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史記日者列傳專言卜云太卜之起自漢興而有是古重卜輕筮之證自漢以後尠有用龜卜者灼龜占墨之法雖略見於注疏其詳不可得聞唐李華所以有廢龜之論也惟筮法猶傳於世詳見於朱子書朱子以韓侂胄專權欲上書極諫門人請以蓍決之是朱子嘗用揲蓍之法而其法亦不通行今世通行以錢代蓍出於火珠林陳振孫書錄解題卜筮類火珠林一卷無名氏今賣卜擲錢占卦盡用此書朱子語類云火珠林猶是漢人遺法蓋其法亦有所本儀禮士冠禮注曰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疏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項安世家說今占家以三錢擲之

兩背一面爲拆此卽兩少一多少陰爻也兩面一背爲單此卽兩多一少少陽爻也俱面者爲交交者拆之此卽三多爲老陰爻也俱背者爲重重者單之此卽三少爲老陽爻也蓋以錢代蓍一錢當一揲錢大昕曰賈公彥疏本於北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家是則齊隋與唐初皆已用錢重交單拆之名與今不異也但古人先揲蓍而後以錢記之其後術者漸趨簡易但擲錢得數不更揲蓍錫瑞案據諸家之說擲錢占卦是由揲蓍而變故朱子以火珠林爲漢法之遺也越人雞卜載在史記鼠序卜黃列於漢志此等小數猶可占驗況擲錢本古人遺法不能得蓍草者可以此代用心誠敬亦足以占吉凶若心不誠敬則雖得蓍龜而占之亦將如漢志所云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矣